

溱潼记行

□刘伯毅

秋冬交替之际,和朋友相约一起去溱潼古镇游玩。

溱潼,位于苏中姜堰、兴化、东台三地交界处,是里下河地区,古时濒临临海,现依然水系纵横、河网密布,尤以拥有面积3000多亩的溱湖而骄傲。一人溱潼,到处可见簖蟹、甲鱼、鱼丸、菱角、荸荠等水产品沿街叫卖,让人感到水乡之名不虚。

古时交通以水路为主,溱湖以及周围9条大河给了溱潼古镇商船聚集、中转便当、贸易发达的有利条件。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酒店、茶肆、客栈日益红火。现溱潼古镇方圆六、七公里,镇内有多条河流穿过,镇区随处可见青砖小瓦、淮脊雀尾、磨檐博山、格扇花窗以及精致的石拱桥,让人目不暇接,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溱潼的老街是由一块块旧石块铺就的,似乎没有开始,也看不到尽头,街的两侧是连绵不断的店铺和老宅,记载着久远年代的繁华和富裕,走一会儿就看到一条长长弄堂,向更深更远处延伸;也会看到通向河边的短短小巷,连接着石桥,连接着对岸,像一首叙事长诗的分段,又像一首古老民谣的停顿,留给人们思索和回味的空间。听导游说,石块半空心铺就,如果急跑起来,会“叮咚”作响,为的是深夜防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溱潼的富足和心齐,整个镇好像一个大家庭似的温暖和团结。

溱潼古镇奇树很多,有唐代国槐、宋代山茶、元代小叶黄杨,还有明清两朝的皂荚、银杏、垂槐,其中有些树极为珍贵,像宋代山茶树,距今已有千年,历经风霜而愈加苍翠娇艳。听导游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山茶树,清明前后,花开万朵、大红金心,

灵与肉

□云墅

很多人以为“灵与肉”就是“爱与性”,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如果你真正读懂了《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之“灵与肉”,那么你就会懂,“灵与肉”指的是心灵与肉体。

肉体是动物性的、物质性的,比如:吃喝拉撒睡,其中拉撒见不得人,连最亲密之人也不能让她见,吃喝若失态,也会令人厌恶,所以吃法国大餐时,喝汤是不能有“哧溜哧溜”的声音,用西餐时,也不能让刀叉摩擦盘子,弄得叮咚响;而心灵是人性的、精神性的,比如琴棋书画诗,甚至一个媚态一瞥回眸,其中几多柔情暧昧恐怕就令人魂出了几窍,美啊。

充其量,“爱与性”只是“灵与肉”的一小部分,生命更多其实不是爱与性的矛盾,而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矛盾。

比如:“同一屋檐下再无美人”说的是美人如若便秘(物质性)被人看见,她便由美若天仙(精神性)变成丑不可耐,并成为连亲密之人都要拿来羞辱自己的把柄;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用两种场景描写这样的矛盾:肚子咕噜咕噜叫(放屁的文明说法)的尴尬与做爱的美妙;斯大林之子成为俘虏与英国人关在一起,可斯大林之子乱大小便,让英国人忍无可忍与斯大林之子的身份(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是不应该乱大小便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应该大小便)。说透了,就是放屁(物质性)与做爱(精神性)的矛盾、屎尿(物质性)

走马天下

如火如荼。元代小叶黄杨,也是树干挺拔、树身锃亮。平时看见的黄杨多为盆栽,手指般粗,而在溱潼有多棵黄杨在百年以上,最粗的比碗大,像水龙局前的那棵黄杨,金黄色的树干高过屋檐,苍绿色的树荫覆盖了整个院子。

溱潼无疑是地灵的,地灵的实质是人杰。溱潼古代出过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现今留传李德仁、李德毅兄弟二人及其子女四院士佳话。在五进间的“院士故居”旁,有一处三进间院落,赫然写着“高二适故居”,令我肃然起敬。高二适,我国现、当代书法大家,最高的一幅字拍到百万以上。他自号舒凫,凫,是水边的一种鸟,据他的后人解释,就是他要做一只自在舒展的飞鸟。以高二适先生的这种心性,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动乱年代,谈何容易,但他傲骨嶙峋,让人景仰。

此行的目的不仅是看,而且要吃。溱潼古镇的饭店也是鳞次栉比,生意红火。俗话说“南有澄湖闸蟹,北有溱湖簖蟹”,溱湖簖蟹远近闻名。簖是溱潼一种竹制的捕蟹工具,设在湖中,蟹必须翻过竹簖才能继续前行,只有体肥健壮的蟹才能爬过竹簖,爬过簖后便落入簖外渔民放置的竹篓,成为“簖蟹”。蒸熟后的溱湖簖蟹通体红亮,雌蟹的蟹黄红中带金,雄蟹的蟹膏透明软糯,而且蟹肉丰腴、鲜中有甜。过去人吃蟹,讲究“九雌十雄”,即农历九月吃雌蟹,农历十月吃雄蟹,因到产地来,又是吃蟹的好时节,我们和店里许多食客一样,以吃蟹为主,雌雄各一只,撒上配料姜末、米醋,吃得啧啧称赞、津津有味。吃完后,店家送上一大碗红糖姜汤,帮我们养胃驱寒,让我们感受到了溱潼古镇纯朴厚道的古风,我们一行人相互看看,笑笑说,明年再来。

心窗
片羽

与信仰(精神性)的矛盾。

再比如:现世男人若才华横溢但他相貌却颇似男版“东施效颦”之左思,丑陋难耐!那他的才华无论如何也要大打折扣了,你千万不要以为,“郎才女貌”才是天经地义,其实女人也是“好色”的!除非像苏格拉底一样,沉眠在历史里两千年,他的丑陋外貌(物质性)已被遗忘,但他的思想光芒(精神性)却照耀人间千秋万代。“灵与肉”矛盾的最大也是最终极、最平等的表现在于何时?在面临疾病和死之将至之时!疾病和死亡的围猎就像野狼和鬣狗,会把人还原成最原始最羸弱的样子,肉体的佝偻、容颜的扭曲、骨架的嶙峋是任凭多伟大的灵魂也无法救赎的。

而矛盾登峰造极之时,也是矛盾得以寿终正寝之时,“灵与肉”一生的纠结到此一同灰飞烟灭。

“灵与肉”注定纠缠交错,但这并不能摧毁“灵与肉”更多的美妙结合。事情不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吗?

最好的状态我们都是知道的,譬如既拥有“千篇一律的皮囊”,又具有“百里挑一的灵魂”,既能融合在热闹的人群中,又能独立于孤独的思考中,既能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又具有丰富的精神财富,既拥有浪漫爱情又拥有日常亲情,肉体像雨水之于树木一样舒适,心灵像艺术之于人类一样愉悦。

且不管“灵与肉”的宿命在何处(凡夫俗子,灵与肉都将朽烂;伟大的人物灵魂永恒),至少要这短暂一生不能有太多缺憾,这应该是人们始终不渝的美好愿望吧,即使这种愿望也许永远得不到一心人,但也要积极的悲观,毕竟我们只有当下。



苏北秋晨

陈顺源

院子里的佛手瓜

□戴春香

老家有一处院子,整洁、素朴。闲暇之余,母亲总喜欢带上铁锹,拎一壶水,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种一些时令蔬菜。佛手瓜便是其中之一。

佛手瓜又名寿瓜、合手瓜、捧瓜,它是一种葫芦科佛手瓜属植物,原产于墨西哥、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19世纪初传入中国,在南方地区种植。因其瓜形如两掌合十,含有祝福之意,深受我母亲的喜爱。

春日里,母亲寻来几枚佛手瓜,模样如拳头般大小,瓜蒂上已经长出一株嫩嫩的苗儿——约20厘米长的瓜蔓。起初,我并没有在意这些不起眼的种子,只是陪着母亲在院角朝阳处栽下,并搭建好牵引的瓜棚,便不再关注它了。母亲就不一样了,在佛手瓜定植后一个月内,还细心做好幼苗的覆盖增温,目测着它的生长过程,自得其乐呢。

初夏时节,佛手瓜藤在枝条绳索的引领下,攀岩而上,缠绕着到达瓜架的顶端。纤细的藤蔓柔软地伸展,在风中摇曳,发出丝丝的响声。

文峰塔下遐想

□史国华

秋天的空气特别清新,天也显得很高很蓝。

周末的清晨,他陪着她在濠东路三元茶亭吃罢早饭。她从远方的山城小镇来南通出差,久别重逢,他和她脸上都洋溢着绚丽的笑容。

她早就听闻南通是纺织之乡,初次来通便想着一探究竟。他虽是半个南通人,亲历着南通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她漫步在宝塔河畔的文峰路上,也有了感同身受的冲动。

放眼路北侧,始建于明朝的文峰塔挺拔高耸,每层塔的檐角都向上反翘,既优雅又古朴。塔旁的个簃艺术馆充满着民族风格,馆舍鳞次栉比、曲径通幽。三十多年来,馆内的作品既弘扬着传统文化,也传承着手工艺术、书法、篆刻、紫砂、钩编、国画、油画、工笔画、山水画……每件作品都那么诗情画意,实乃盛世盛事也。在刺绣藏品区,彩锦绣、仿古绣、水墨绣琳琅满目,沈绣更是引出了南通女红传习所的传奇故事。他说得头头是道,她听得津津有味。

从个簃艺术馆出来,翰林府的店铺由西向东一字排开,有牛羊肥壮为主题的餐厅、有稻谷飘香作装点的饭庄,还有芳草依依书屋、童趣盎然制作间……独具特色的商户将各流派融为一体,目不暇接。

走过宝塔河上的石拱桥,南岸的纺织园里林林总总的实物、资料、场景及图文使人们深感曾经的饱经忧患。他和她在通华布厂(仿制)前驻足,通华布厂原址在东门的吴家巷,建于20世纪30年代,开设了原料、织造、染色及摇纱四个车间,还

经过阳光沐浴、雨水灌溉后,佛手瓜藤葱葱郁郁,生长得越发茂密。巴掌大小的叶片紧挨在一起,铺满藤架,如同头顶上撑开的绿伞,俨然成了炎炎夏日里遮阴纳凉的好去处。

天天盼、月月等,总不见佛手瓜花开。翻阅书籍,才得知佛手瓜的生长周期较长,历经大半年之久。整个夏季,佛手瓜都在积聚能量,铆足了劲儿生长。在其根系进入迅速发育期时,母亲勤松土、勤浇水,以保持土壤湿润,增加空气湿度,使佛手瓜安全越夏。等到立秋过后,黄叶飘零时,佛手瓜却独自绽放着生命的光辉,给老家院子增添了一份绿意和生机。母亲就不得闲了,要施加肥水,以促进佛手瓜生长,为多发侧枝、多开花多结果奠定物质基础。秋风过处,那浮动的绿色像是泛起的层层绿波,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这时候,我喜欢在老家度过周末,喜欢在木枝搭建的棚架下品读诗作,闭目静心,任思绪在秋风里徜徉,时光在指尖流淌。惬意于此,轻

芬芳
一叶玉兰
一瓣

轻仰起头便会看见满架上坠挂的佛手瓜,大小不一,这些可爱的果实像极了一串串秋天的风铃。如果你定睛细看,还能瞧见陆续盛开的花朵,嫩黄色的花蕊点缀了藤丛,成为百花枯萎的季节里盛开的朵朵奇葩。已是秋深,没有蝴蝶的青睐,而这些花朵并不在意,继续吐露芬芳,结出丰硕的果实。成熟的佛手瓜合手在向辛劳的母亲致敬,这是回赠给她的最可爱、最真诚的礼物。

采瓜是一种快乐,分享亦是一种快乐。母亲总喜欢摘下她们,挑出好看的送给邻居。中午时分,母亲摘下一颗佛手瓜,洗净切丝、焯水晾干,再辅以佐料拌香装盘。轻轻嚼上几口,清爽甘甜。每次从老家回县城,母亲总要给我装上几个佛手瓜,叮嘱我吃饭吃菜。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对佛手瓜的认识越来越深,也渐渐爱上这原本不起眼的瓜果,爱欣赏它缠绕的藤蔓、娇嫩的花蕊和翠绿的果实。傍晚下班回家,围桌而坐,清香扑鼻的佛手瓜让我想起很多……

专门从苏南采购了铁木织机、经车、花线车、丝光机等设备,引领了南通织造新技术。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各地纷纷抵制日货,通华布厂将两款主产品命名为“狼山牌”雪耻布和“卧薪尝胆牌”透凉罗帐纱,非常有竞争力。他指着对面石拱桥半圆形的桥孔对她说,那便象征着南通人民挺起的脊梁。

宝塔河南岸青砖砌成的瓦屋略带有徽派风格,草坪间是青砖竖置着的弯曲小路。路旁正和绸布染坊、兴隆颜料纱庄、荣大祥绸布庄、大生纱厂收花处以及盈泰记钱庄等与纺织密切关联的商店在各瓦屋子里仿佛述说着尘封已久的故事。东边还有织布竹筘和竹蒸笼作坊,邻家陈列着一台木车床,据说早年在东门湾子头和西门望江楼可生产竹制纺织器材,车床的动力由类似家用缝纫机脚踏板踩踏提供,刀架上的刀具已锈迹斑斑,与他刚进工厂当学徒时曾操作的C616、C620车床有着天壤之别……

他和她被历史冲洗的痕迹深深震撼,全然不顾周边接踵摩肩的游客。他饶有兴致地讲解,她两眼凝神地倾听,岁月的洗礼无法模糊历史的真挚,破碎的流年仍保留着美好的点缀,犹如思而不得。

夜幕悄悄降临,通城华灯齐放。她轻拂着栏杆,随着傍晚秋风萧瑟,一缕思绪在脑海萦绕,他轻轻地拉了她一把,坐在了河畔的木椅上小憩。

文峰塔飞檐凌角和中间屋檐上的黄白两色投光灯璀璨夺目,把南通三塔之冠装扮得婀娜多姿;翰林府众多的店招很有些独具匠心,个

性与色彩鲜明夺目;南岸古通州江山门城楼上挂着形态各异的红灯笼,瞬间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河岸边的护栏旁,朵朵秋菊千姿百态,月季海棠蝴蝶兰随风飘摆,东边两棵桂花树争相怒放,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树枝上的灯串似火树银花,朝河面望去犹如满天繁星;还有很多游人聚集在宝塔河上的水晶桥,那是用双层钢化玻璃建造的水面景观桥,看着好些鱼儿自由自在地畅游着,儿童和女孩们不时发出阵阵惊呼声。

“夜幕深沉里,你就是我的星……”他想对她说。

梦醒了。

星期天,他孤身在文峰塔旁徘徊。

路西端的三元桥紧连着濠河风景区,南侧隔河与文峰公园遥相呼应,宝塔河也称法伦寺河,是为数不多的与濠河贯通的河道,该区域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特色优势明显。看着狭窄的河流将其一分为二,两岸景色各不相同,他骤然间产生了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感觉。

前些日,他与好友浅斟时曾谈起文化特色区建设,好友长期致力于文化产业与文化地域特色建设,以彰显江海文化魅力,对宝塔河两岸区块打造有着美好设想和期盼。好友虽已过了知天命年轮,仍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相赠,使他激动不已,又觉得耳目一新。谈“桑”便会联想到“蚕”,传统中讲“农桑”即指种植与纺织;而“霞”常比喻彩色的光象。他说道:桑是纺织之精,霞乃新生之光,若将未来的宝塔河两岸区块称之为“桑霞园”如何?两人忍俊不禁。